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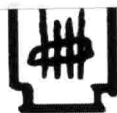
第 14 冊

馮夢龍編作《三言》的社會經濟基礎

黃明芳 著

《水滸後傳》研究

趙淑美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馮夢龍編作《三言》的社會經濟基礎 黃明芳 著／《水滸後傳》
研究 趙淑美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
社，2010〔民 99〕

目 4+154 面＋目 2+11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編：第 14 冊）

ISBN：978-986-254-152-4（精裝）

1. 章回小說 2. 研究考訂

857.41

99001986

ISBN - 978-986-254-152-4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 編 第十四冊

ISBN：

馮夢龍編作《三言》的社會經濟基礎
《水滸後傳》研究

作 者 黃明芳／趙淑美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 年 3 月

定 價 十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馮夢龍編作《三言》的社會經濟基礎

黃明芳 著

作者簡介

黃明芳，中山大學中文碩士。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專任講師。

提 要

整個文學作品的創作與鑑賞的過程是由作者、作品和讀者之間相互組成。以馮夢龍而言，學者多著重對三言之研究，雖然已有學者對生平做一些探討，但是對於馮夢龍所處時代背景和地理環境與他所以從事通俗文學的搜輯和編撰間的關係還是著墨太少，故本篇論文由了解馮夢龍的出身、經濟和教育背景、生活方式、活動地點、社會地位與在社會中的各種關係入手。

本篇論文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

第一章馮夢龍的生平與三言編作，由分析馮夢龍的生平資料入手，藉以獲知馮夢龍一生主要活動地為蘇州，而所與交往者亦以蘇州文人居多，因而以蘇州府為中心展開討論。嘗試尋求可能影響其編作三言的因素。後文即從兩個方面著手：一為所處的文化環境，一為區域的社會經濟條件。

第二章馮夢龍與蘇州文風的關係，由觀察蘇州文人的生活言行之表現入手，試圖了解蘇州文風的內涵。進而觀察蘇州整個大環境所蘊釀出的文化氛圍是否對馮夢龍產生影響。

第三章馮夢龍編三言與明季的社會經濟，欲探討蘇州一地文化事業興盛的外在基礎——經濟繁榮。因為經濟繁榮帶動文化事業的發展，亦促使文學形式產生變化。在經濟不虞匱乏後，為滿足人民精神娛樂之需求，加上印刷事業之發展，書價因而低廉，使市場需求激增，書坊有利可圖，於是結合文士大量編輯刊刻。馮夢龍即從事這樣的工作。

擬話本之產生是有一定的條件：包括文人參與、民眾需求、印刷事業發展與書賈們刊刻出版。由馮夢龍的例子來看，適可為這些條件的結合做一例證。



目次

緒論	1
第一章 馮夢龍的生平與《三言》編作	5
第一節 家世與個性	7
第二節 交游	10
第三節 文學活動與文學觀念	23
一、馮夢龍的文學活動	23
二、馮夢龍的文學觀念	25
第二章 馮夢龍與蘇州文風的關係	31
第一節 蘇州的科考風氣	32
一、書院之增設與興復	33
二、科考之激烈	35
第二節 蘇州文人之組成分子	36
一、本籍蘇州之文人	36
二、寓居蘇州之文人	46
三、仕宦蘇州之文人	48
第三節 蘇州文人的生活觀念與文學觀念	51
一、蘇州文人的生活觀念	51
二、蘇州文人的文學觀念	54
第四節 蘇州文人的文化活動	57

一、蘇州文人的生活型態	57
二、蘇州的文化活動	72
第五節 馮夢龍所受蘇州文風之影響	82
一、科考風氣與馮夢龍	82
二、狎妓治遊風氣與馮夢龍	83
三、結社風氣與馮夢龍	83
四、博學、藏書、著述風氣對馮夢龍的影響	84
第三章 馮夢龍編作《三言》與明季的社會經濟	87
第一節 明季蘇州的經濟與社會	88
一、明季蘇州的經濟活動	88
二、經濟繁榮對社會的影響	104
第二節 明季書籍刊刻的情形	109
一、明代印刷事業發展的條件	109
二、明代重要的書籍刊刻中心	118
三、書籍刊刻的種類、數量	124
四、《三言》刊刻的情形	127
結 論	131
一、由話本至擬話本之發展	132
二、與現實結合的《三言》	134
參考書目	139

緒 論

整個文學作品的創作與鑑賞的過程是由作者、作品和讀者之間的相互組成。以馮夢龍與其編作的作品而言，學者多著重對《三言》的研究，〔註1〕多從解析作品入手，有的學者則從序文探討馮夢龍個人的小說見解、文學觀念。此外，亦有將研究焦點置於馮夢龍的其他著作，〔註2〕雖然已有學者開始對其生平作一些探討，〔註3〕但是對於馮夢龍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地理環境與他所以

〔註1〕柳之青曾對《三言》的研究概況作了一番敘述，許多學者從各種角度對《三言》進行研究分析，或研究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或研究作品故事題材的源流，或研究作品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或研究作品的時代背景、寫作年代，或研究作品的藝術技巧和語言特色，甚或藉助《三言》研究宋明社會狀況。見柳之青，《三言人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0年。

〔註2〕如張仁淑：《馮夢龍雙雄記研究》，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民國78年。鹿憶鹿：《馮夢龍所輯民歌研究》，東吳中文所碩士論文，民國74年。

〔註3〕如日本學者鹽谷溫於1924年發表〈關於明代小說三言〉的講演，（見《中國文學研究譯叢》，中北書局1930年版），考出馮夢龍生於萬曆二年（西元1574年），並簡介其生平，與著錄馮夢龍著作二十八種。如容肇祖首先對馮夢龍之生平與著作進行全面研究，先後撰寫了〈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嶺南學報》2卷2期，1932年），〈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續考〉（《嶺南學報》2卷3期，1932年），詳細考訂了馮夢龍的生卒年、籍貫、作品及出版時間，並列出比較詳細的作品篇章目錄。陸樹崙在容作的基礎上，撰寫了以考證馮夢龍生平和著作見長的專著《馮夢龍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搜集了大量資料，對馮夢龍的名號、籍貫、生卒年、家世、仕途、結社等逐一進行考證。而汪正末〈馮夢龍詩輯〉（《天地》6期，1944年3月）、范煙橋〈馮夢龍的《春秋衡庫》及其遺文遺詩〉（《江海學刊》，1962年第9期）、錢南揚〈馮夢龍《墨憨齋詞譜》輯佚〉（《中華文史論叢》2期，1962年11月）、伏琛〈馮夢龍的紳志略及其他〉（《江海學刊》，1963年第1期）、謝巍〈馮夢龍著述考補〉（《文獻》第14輯，1982年12月）、《馮夢龍著述考補》訂補（《文獻》，1985年第2期）、高洪鈞的《馮夢龍著述考》補遺（《津圖學刊》，1985

從事通俗文學的搜輯和編撰間的關係還是著墨很少，故本篇論文並不從分析《三言》本身入手，而是嘗試了解社會與作品之間的關係。由了解馮夢龍的出身、經濟和教育的背景、生活方式、活動的地點、社會地位與在社會中的各種關係入手。

馮夢龍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年（西元 1574）的蘇州府，在《蘇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吳縣〉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馮夢龍，字猶龍，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崇禎時，以貢選壽寧知縣。」從如此簡短的文字，實在無法對馮夢龍有深入的了解，值得思考的是「明經學」的馮夢龍為何會走上搜集、整理通俗文學的工作？是否受到什麼影響？馮夢龍畢生從事通俗文學的搜集整理，共有四十多種作品，包括長篇演義、短篇小說、戲劇傳奇、民歌小調等，幾乎涵括當時通俗文學的一切領域。雖然馮夢龍的著作如此之多，並非都能得到相對的回應，〔註4〕但是《三言》在當時即已受到相當的注意，且造成了相當的影響。

搜索馮夢龍的傳記資料，可以發現與他往來的友人多以蘇州文人為主，或是與蘇州文人密切來往者。所以蘇州一地的文化、經濟、社會的各種因素都可能對馮夢龍從事《三言》之編作產生影響。此文欲釐清當時蘇州的社會狀態與馮夢龍從事編撰《三言》的文學現象間的問題，尤其著重當時的文化環境及地域性的文化事業的經濟需求。

本文之研究材料係以《蘇州府志》、《明史》為主，兼及相關史料，如方志、《明會典》、《明會要》，及時人或後人的記載，來對馮夢龍一生主要的活動地——蘇州，從文風及社會經濟等各方面，做一普遍的觀察。

年第1期）、易名〈關於《馮夢龍著述考補》——《馮夢龍著述考補》補正〉（《文獻》，1985年第2期）、魏同賢〈馮夢龍生平著述及其時代特點〉（《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2期）、傅承洲〈馮夢龍著作編年與考證〉（《煙臺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則是對馮夢龍之著作進行研究。而馮夢龍的社籍，亦是研究馮夢龍生平的一個爭論焦點，如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謬詠禾〈馮夢龍和三言〉、陸樹崙《馮夢龍研究》、胡萬川〈馮夢龍與復社人物〉（《中國古典小說專集》一）、王凌〈也考馮夢龍的“社籍”〉（《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探幽》）、金德門〈馮夢龍社籍考〉（《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1期）、姚政〈馮夢龍與復社名單〉（《中華文史論叢》，1987年第1期）、胡小偉〈馮夢龍與東林復社〉（《文學遺產》，1989年第3期），對於馮夢龍是否加入過復社，均提出自己的看法。

〔註4〕鈕琇《觚賸續編》卷二〈人觚〉有「英豪舉動」條，記馮夢龍曾因編輯《山歌》而遭致訐，只得向熊廷弼求援一事。

本篇論文嘗試以不同角度來討論一個文學現象之所以產生的外在基礎。注意文學作品與社會經濟之關係，試圖以具體事實來論證社會、經濟等條件之變化，亦為推動文學作品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處理資料及寫作論文時所秉持的原則是：設法還原出當時蘇州的面貌，盡量讓資料來說話，不作過多而空泛的推論。

本篇論文首要處理的問題是：馮夢龍編撰《三言》所受的區域特性的影響，對了解整個馮夢龍文學成就的意義是什麼？接著欲作一普遍的觀察，探討話本發展所受到的地域因素影響。並以蘇州為討論中心，來探討某些文學形式發展所受到的社會因素的影響，是否與文風以及區域的社會經濟條件有關。反應出文學發展與社會條件間的關係。因為文化發展與文人活動（文化現象與文人背景）都是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其意義不僅是了解某一個人文學上的意義，而是了解一個文體發展的意義。

影響一個人產生某些行為的原因，應有文化薰陶（尤以孩提時代特別容易接受）、個人之遭遇及社會經濟背景等三項條件，而馮夢龍生平的資料尚不足以說明其孩提時代所受到的影響，所以由觀察他生活環境的周圍文化之組成形式著手。此時蘇州文風的特色便成為討論之重心，而萬曆時期及以前的蘇州文風更是主要的觀察對象。

社會經濟條件對於文風的形成而言，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不一定會形成某種文風。文風之形成尚與文人本身的思想、觀念及行為有關，而文人本身的思想、觀念及行為與社會、政治條件係呈多線互動的情形。蘇州的經濟繁榮與文化發展是有互動關係，經濟繁榮促進文化發展。

因為馮夢龍的觀念、心態的形成與改變，有賴於文化背景及社會背景二項條件，故分就此二項討論之。因此，本篇論文主要分由三個部份來做處理：

首先由分析馮夢龍的生平資料入手，藉以獲知馮夢龍一生主要的活動地點為蘇州，而所與交往的友人亦以蘇州文人居多，因此以蘇州府為中心展開討論，嘗試尋找出可能影響他編作《三言》的重要因素。在本篇論文中，則從兩個方面著手，一為所處的文化環境，一為區域的社會經濟條件。

其次，嘗試了解蘇州的文化環境。蘇州乃馮夢龍主要的活動地點，而蘇州整個大環境蘊釀出特殊的文化氛圍，是否影響長期浸染其中的馮夢龍，使他產生編作《三言》的動機呢？首先必須了解蘇州文風的內涵。精英文化常是社會新風尚的創造者，而蘇州文人不僅在文學、藝術上有著獨特的表現，

且其文學觀念實為生活觀念之延伸及擴展，由文人各種活動的進行，可對蘇州文風有著較清楚的認識。因為蘇州文風的共同蘊釀者為生活在此地的所有文人（包括仕宦及寓居於蘇州的文人），故由觀察蘇州文人的言行表現入手，試圖對蘇州文風做一全盤的了解。另一方面，蘇州不僅產生過及聚集過許多「文采風流」的文人，更有許多愛好文藝的庶民，他們對於文學、藝術有著較高的欣賞能力，張岱（西元 1597～1685）曾說：「使非蘇州，焉討識者」（《陶庵夢憶》卷五〈虎邱中秋夜〉條），這些條件共同形成蘇州文風的特色。

在對蘇州文風有了了解後，進而探討馮夢龍所受蘇州文風的影響。因為要了解馮夢龍，除了從生平著手外，蘇州文風也是重要的關鍵，可藉由蘇州文風凸顯馮夢龍作品的特色。

再次，探討蘇州一地文化事業興盛的外在基礎——經濟繁榮。因為經濟繁榮帶動文化事業的發展，亦促使文學形式產生變化。

雖然許多記載均顯示蘇州一帶賦稅相當沈重，但「畢竟吳中百貨所聚，其工商賈之利又居農之什七，故雖賦重不見民貧」，由於經濟繁榮，庶民在不虞匱乏後，漸漸有能力去要求可供滿足精神要求的娛樂。

另一方面也由於印刷事業的發展（前提是印刷技術的進步及書籍成本低廉等因素），使得書籍的價格低廉，一般人便可以買得起。市場的需求量激增，是書籍得以大量刊刻的基本條件，在有利可圖的情形下，書商們競相刊刻。由於，原來說話藝人之底本過於樸拙粗糙，需要經由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文人加以潤飾，馮夢龍即扮演這樣的角色，他將宋元的舊話本經過加工處理，使得原來是「口頭敘述」的「聽覺」娛樂的說話藝術，逐漸演變為「案頭閱讀」的「視覺」娛樂的話本寫作。

第一章 馮夢龍的生平與《三言》編作

馮夢龍，字猶龍，一字子猶，一字耳猶，別署曰龍子猶。所居曰墨憨齋，因以爲號。又署墨憨子，墨憨主人，墨憨齋主人等。此外所用化名甚多，如茂苑野史氏、綠天館主人、隴西君、隴西可一居士、隴西居士、可一居士、可一主人、豫章無礙居士、可觀道人小雅氏、七樂生、香月居顧曲散人、古吳詞奴、姑蘇詞奴、江南詹詹外史氏、平平閣主人等。〔註1〕

關於馮夢龍的籍貫，歷來說法不一，或說是吳縣人，〔註2〕或說是長洲縣人。〔註3〕馮夢龍著述每自署「吳邑」、「古吳」、「吳門」、「姑蘇」、「吳國」、「東吳」等郡望。世多以爲馮夢龍爲吳縣人。然馮夢龍實乃蘇州府長洲縣人。對於馮夢龍里籍的確認，有助於澄清《三言》是否爲馮夢龍所纂輯。〔註4〕故首

〔註1〕馮夢龍這些字號的考訂見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頁4~7。

〔註2〕《蘇州府志》卷一三六〈藝文一〉、卷八十一〈人物八〉、《福寧府志》卷十五〈秩官〉、福建《壽寧縣志》卷四〈官守·宦績〉、《四庫總目提要》卷三十〈經部春秋類存目一〉、呂天成《曲品》、王國維《曲錄》卷四〈傳奇部上〉（頁222）、吳梅《顧曲塵談》（第四章談曲，頁177）諸書，都說馮夢龍爲吳縣人。

〔註3〕清朱彝尊《明詩綜》卷七十一、清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九〈新灌園〉條、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二十八，均以馮氏爲長洲人。

〔註4〕因爲部份學者對於《三言》的作者仍有疑惑。或根據綠天館主人的〈古今小說序〉和無礙居士的〈警世通言序〉，認爲《三言》的纂輯者「茂苑野史氏」應是馮夢龍，因爲馮夢龍是長洲縣人，而長洲縣別稱「茂苑」，馮夢龍編《古今小選》，託名爲「茂苑野史」，歷來學者如鹽谷溫等皆引據文獻，說明了「茂苑」爲長洲之異稱，陸樹嵩更注意到無礙居士〈警世通言序〉稱茂苑野史爲「隴西茂苑野史」。陸樹嵩以爲「隴西」是表明茂苑野史的族望，而非茂苑野史的籍貫。認爲「姑蘇」、「古吳」、「東吳」、「吳國」、「吳趨」、「吳門」是吳郡通稱，既非吳縣專稱，亦非長洲專稱，僅憑馮夢龍以此爲籍貫，無從明斷馮夢龍爲吳縣人，抑

要工作便是要確認馮夢龍的里籍。

馮夢龍《麟經指月》參閱姓氏後署：「兄夢桂若木、弟夢熊非熊、男煊贊明父識」。徐沁《明畫錄》卷八錄有馮夢桂的小傳：「馮夢桂，字丹芬，長洲人，善畫」。陳濟生《天啓崇禎兩朝遺詩》卷八，錄有馮夢熊詩，題署「長洲馮夢熊」。馮夢龍的兄弟的籍貫，均明標為「長洲」，因此，馮夢龍為長洲人，當無疑問。董斯張《吹景集》卷五〈記葑門語〉這樣記載：「予入吳，飲馮若木齋頭。酒次，語若木曰：兄所居葑門，今俗偽為傳音，何也？若木曰：葑即〈谷風〉葑菲之葑。」馮夢龍〈曲律序〉下署：「天啓乙丑春二月既望，古吳後學馮夢龍題于葑溪之不改樂庵」。葑門、葑溪位於蘇州府城東南隅。唐長洲縣未置以前屬吳縣轄。唐萬歲通天元年長洲縣置，劃為長洲縣治。陸樹崙據此，論證馮夢龍是長洲人，而且是住在葑門附近。〔註5〕

另外，馮夢龍自撰的《壽寧待志》卷下〈官司〉中關於歷任知縣的記載：

馮夢龍，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縣人。

馬幼垣認為馮夢龍以長洲人自居，卻在吳縣報戶籍，故從法律觀點來看，則只有定他為吳縣人。〔註6〕高洪鈞以為：馮夢龍在自己的籍貫前另冠以「吳縣籍」三字，乃是取長洲古屬吳縣或本吳縣地的意思。而根據《蘇州府志》卷二〈疆域·建置沿革〉的記載，可知吳縣和長洲縣在明朝時同屬蘇州府，長洲本自吳縣分出，二縣縣治同在蘇州府城，吳縣居西，長洲居東。如果他就是吳縣人，就無須在一些著作中，自署為「古吳馮夢龍纂」，也不會在「吳縣籍下」復加「長洲縣」。〔註7〕所以馮夢龍是長洲人，應可成定論。

馮夢龍的著作相當豐富，而他的許多別號，只見署於他編訂的小說、戲曲和民歌小曲，不見署於他的經史著作。為什麼馮夢龍在編著這些作品時，很少用本名？傳聞其《掛枝兒》和《葉子新斗譜》刊布後，「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群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賴熊廷弼為其解難。〔註8〕因此，馮夢龍在書中隱姓埋名

長洲人。陸樹崙的觀點見《馮夢龍研究》，頁3。一丁先生認為馮夢龍為吳縣人，茂苑野史不可能是馮夢龍的別號，所以懷疑三言不是馮夢龍所纂輯的，陸樹崙已舉出論證對此加以批駁，見〈關於三言的纂輯者〉，《馮夢龍散論》，頁1。（一丁先生的論點，見《〈三言〉作者的疑問》，新民晚刊，1956年10月8日。）

〔註5〕 陸樹崙，《馮夢龍研究》，頁3~4。

〔註6〕 馬幼垣：〈馮夢龍與《壽寧待志》〉，《小說戲曲研究》第九集。

〔註7〕 高洪鈞：〈馮夢龍生平拾遺〉，《天津師大學報》，1984年第一期。

〔註8〕 鈕琇《觚賸續編》卷二〈人觚〉，有「英豪舉動」條記馮氏向熊廷弼求解事。

是可以理解的。在明代通俗文學的創作中，作者故意隱姓埋名、運用別號的現象十分普遍。^{〔註9〕}甚至於在為這些作品中作序、跋、題辭時，落款也用別號來署名。有的刊刻者亦用別號。這種現象，側面地說明了當時文人對於戲曲、小說和小曲仍持輕視的態度，認為這些作品不登大雅之堂，這些作品甚至遭到官方的查禁和銷毀，使通俗文學的編撰者不便署其本名。

馮夢龍所編纂的著作中，較為著名者有「《三言》」。即空觀主人〈拍案驚奇序〉稱：

獨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書，頗有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而宋元舊本蒐括殆盡。

已經明白說出「三言」為馮夢龍所編輯，又姑蘇笑花主人於崇禎年間為抱甕老人選輯的《今古奇觀》所作的序言亦稱：

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岐，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洞心誠目。

而馮夢龍自己在《新列國志》梓行附記中亦明確說過：

墨憨齋向纂《新平妖傳》及明言、通言、恆言諸刻。

因此，《三言》可確信為馮夢龍所編纂。從生平資料來看，馮夢龍的家世、個性和交游，對他編纂《三言》是有若干間接影響的。

第一節 家世與個性

馮夢龍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年（西元 1574），^{〔註10〕}卒於清順治三年（西元 1646）。^{〔註11〕}《蘇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志〉稱他：

〔註9〕 孫京榮以為從這些別號，可以間接地感受到作者當時的思想態度。見〈關於明清通俗小說作者別號問題〉，《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二期。

〔註10〕 胡萬川據錢謙益《初學集》卷二十下，東山詩集有〈馮氏二丈猶龍七十壽詩〉，此詩作於癸未年，即崇禎十六年（西元 1643），依此上推，斷定馮夢龍生於萬曆二年（西元 1574）。見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頁7。陸樹崙《馮夢龍研究》（頁5~6）亦主此說，並另舉出馮夢龍《中興偉略》小引證成其說。王重民〈馮夢龍之生卒年〉（《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1期）則認為馮夢龍生於萬曆三年（西元 1575）。

〔註11〕 據〈南詞新譜凡例續〉，可知「甲申冬杪」，馮夢龍送安撫祁公，「越春初」（即乙酉），馮夢龍為苕溪、武林遊，而「丙戌夏」，沈自晉已聞馮氏逝世之消息，故可知馮夢龍應是於乙酉春後至丙戌夏間去世。陸樹崙與王重民皆主馮夢龍

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以貢選壽寧知縣。

馮夢龍究竟出身於什麼樣的家庭呢？由《麟經指月》參閱姓氏後署：「兄夢桂若木、弟夢熊非熊、男煊贊明父識」，知馮夢龍有一兄一弟和一子。兄名夢桂，字丹芬，是畫家；〔註12〕弟名夢熊，字杜陵，號非熊，是太學生和詩人。〔註13〕三人號稱「吳下三馮」，是當時文壇上有名的人物。其子名煊，字贊明，有文采，頗知音律，與吳江沈姓有過往來，在《南詞新譜》的「參閱姓氏」中列有其名。〔註14〕

據馮夢龍《〈後俟編〉跋》云：

孝子以道王先生，與先君子交甚厚。蓋自先生父少參公，即折行交先君子云。余舞勺時，數數見先生杖履相過；每去，則先君子必提耳命曰：「此孝子王先生，聖賢中人也，小子勉之。」〔註15〕

可知馮夢龍父親與當時蘇州名儒王仁孝來往密切，而且反復教育馮夢龍兄弟學習王仁孝。又馮家與嘉定仕宦世家侯家有通家之誼。而馮氏的著作《醒世恆言》序末，有一圖章，文曰：「理學名家」。他的表舅毛玉亭亦曾任刺史。〔註16〕故馮夢龍雖非出身顯赫家族，但可以推知因為受家庭教育的影響，終其一生奔走

卒於順治三年（西元1646）。

〔註12〕徐沁《明畫錄》卷八：「馮夢桂，字丹芬，長洲人，善畫」。楊曉東〈馮夢龍交游探微〉（載《文學遺產》，1989年第5期）一文考知馮夢桂與董斯張相知，並曾為其訂定《廣博物志》，兩人曾有大量詩文倡和之作留世，董氏稱馮夢桂是：「筆談無俗調，慷慨或情癡」。

〔註13〕陸樹崙據《天啓崇禎兩朝遺詩》得知，馮夢熊號師之，太學生。見《馮夢龍研究》，頁10。但原書僅錄馮夢熊詩十首，並未載有馮夢熊的小傳，不知陸樹崙所言何據。而楊曉東〈馮夢龍身世新探〉（載《文史雜誌》，1993年第2期）稱馮夢熊：「為人率略似狂，癖狹似狷，譚諧舞笑，動與俗殊。時時有所激昂詆讖，皆傳會書史，以發其佗僚無聊不平之氣。自予輩交知十數子，臨觴接席，非君不歡……。」雖不知據何徵引。但似可據此略窺馮夢熊的性格。又據《麟經指月》言：「余受《春秋》於兄，而同困者也，聞其言而共憫焉」，可知馮夢熊在科舉功名上亦是不甚得志。

〔註14〕見沈自晉《南詞新譜凡例續》。

〔註15〕陸樹崙據文震孟《王仁孝傳》及彭定求《重刻王仁孝先生後編小序》，得知王仁孝，長洲人，名敬臣，字以道，號仁孝，學者稱少湖先生。是陽湖參知王庭之子，以孝子而成大儒，世占吳中儒籍。見《馮夢龍研究》，頁9。此處所引之跋係轉引自高洪鈞《馮夢龍集》，頁244~245。

〔註16〕馮夢龍《承天寺代化大悲象疏》言：「余表舅氏刺史玉亭毛公迎住承天寺方丈」。收入高洪鈞輯《馮夢龍集》，頁227。毛玉亭事蹟另可參明文秉《姑蘇名賢續紀》《莒州知州玉亭毛公》。

於仕宦之路。

從所著的《麟經指月》中，可以知道，馮夢龍從小頗讀經籍，〔註 17〕故《蘇州府志》稱其「尤明經學」。他在青壯年時，就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應舉趕考，希望藉科舉求得功名。他對《春秋》用力之深，他的弟弟馮夢熊自稱受《春秋》于兄，曾詳細敘述馮夢龍攻讀《春秋》的情形：

余兄猶龍初治《春秋》，胸中武庫不減征南，居恆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牆壁戶牖，皆置刀筆者積二十餘年而始愜。其解粘釋縛，則老吏破案，老僧破律；其劈肌分理，則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其宛折肖傳，字句間傳神寫照，則如以燈取影，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得自然。

馮夢龍因為治《春秋》，深知寄事言理之法，因此認為「雖稗官野史，莫非療俗之聖藥」（〈太平廣記鈔小引〉）。為日後編纂《古今譚概》、《廣笑府》、《情史》提供了條件。他認為從《春秋》至稗史皆是寄事言理，故當他不得志於科場時，轉而從事編纂稗史的工作。

清褚人穫《堅瓠集》記有馮猶龍的一些逸事，〔註 18〕雖然不一定盡屬事實，卻可以約略見出其疏狂的個性。這種性格源於晚明時代放誕風氣及其個人遭遇。湯顯祖稱李贄為「畸人」。〔註 19〕而馮夢龍的朋友亦稱他為「畸人」、「狂士」，所以馮夢龍逝世時，他的朋友王挺曾作挽詩：

學道毋太拘，自古稱狂士。風雲絕等夷，東南有馮子。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修詞逼元人，紀事窮纖委。笑罵成文章，燁然散霞綺。放浪忘形骸，筋詠托心裡。石上聽新歌，當隄候月起。逍遙豔冶場，遊戲煙花裡。本以娛老年，豈為有生累。予愛先生狂，先生忘予卑，從此時過從，扣門輒倒屣。興會逾艾齡，神觀宜久視。去年戒行役，訂晤在鴛水。及泛西子湖，先生又行矣。石梁天姥間，于焉恣游履。忽忽念故國，匍匐千餘里，感憤填心胸，浩然返太始。〔註 20〕

〔註 17〕馮夢龍在《麟經指月》發凡中曾說：「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英，盡得疏觀。」

〔註 18〕參見《堅瓠集》首集卷三〈改蘇詩〉條、七集卷四〈嘲妓〉條、九集卷四〈馮猶龍抑少年〉條、十集卷四〈葉子〉條、卷四〈十鬚子語〉條、續集卷二〈西樓記〉條。

〔註 19〕原見《玉茗堂集》〈尺牘一〉：「有李百泉先生者，見其《焚書》，畸人也。」此轉引自王凌《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探幽》，〈馮夢龍與李贄〉，頁 62。

〔註 20〕馮夢龍在乙酉游苕溪、武林前，曾與王挺訂約於西游相晤。此詩寫於清順治

在王挺的眼中，馮夢龍是一個「放浪忘形骸」、「逍遙豔冶場，遊戲煙花裡」的「狂」人。而董斯張曾說：「虎阜之陽，雀市之側，其中有畸士焉。」〔註 21〕馮夢龍也自稱「海內畸士」、「馮子名夢龍，字猶龍，東吳之畸人也。」（〈智囊自序〉）什麼是「畸人」呢？馮夢龍把人分為「至人」、「下愚」、「常人」、「畸人」四種：

至人無夢，其情忘，其魂寂；下愚亦無夢，其情蠢，其魂枯；常人多夢，其情雜，其魂蕩；畸人異夢，其情專，其魂清。（《情史》卷九〈情幻類〉李月華條後的「情史氏曰」）

「畸人」的特點是「異夢」、「情專」、「魂清」，馮夢龍曾自言：

余少負情痴，遇朋儕必傾赤相與，吉凶同患。聞有人奇窮奇枉，雖不相識，求爲之地，或力所不及，則嗟嘆累日，中夜展轉不能寐。見一有情人，輒欲下拜。或無情者，惡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導之，萬萬不從乃已。（〈情史序〉）

自言「少負情痴」，見有情人，「輒欲下拜」；見無情者，「必委曲以情導之」，意欲天下人都與他一樣有情。由此說明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因此，他會有以「情」作為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的想法。

馮夢龍年青時曾徵逐歡場，《太霞新奏》及《吳騷合編》所收馮氏散曲，多有與友輩涉足青樓之作。又曾編輯《山歌》。在編刊《山歌》前，其《掛技兒》已先行世。〔註 22〕寄情酒色的生活，使馮夢龍熟悉青樓女子的辛酸和無奈，更了解市井小民的痛苦和悲哀，這也許是他願意為廣大群眾代言的原因之一。〔註 23〕

第二節 交游

搜索馮夢龍的傳記資料，可以發現除了去麻城講學和赴丹徒、壽寧仕宦外，大多數時間裡，他的活動地點都在蘇州府，而與他往來的友人亦以蘇州

三年。原見於陳瑚輯《離憂集》卷上〈減庵〉。此轉引自高洪的《馮夢龍集》，頁 6。

〔註 21〕 董斯張〈宛轉歌敘〉，轉引自陸樹崙《馮夢龍散論》，〈關於《三言》的纂輯者〉，頁 4。

〔註 22〕 〈山歌序〉云：「山歌……其功於掛技兒等，故錄掛技詞而次及山歌。」

〔註 23〕 鹿憶鹿，《馮夢龍所輯民歌研究》，頁 31。